

行走的云冈

楼耀福

2018年初春，我的山西寻古之旅一路向北，来到大同古城，我神往已久的云冈石窟。郦道元《水经注》：“凿石开山，因岩结构，真容巨壮，世法所希。山堂水殿，烟寺相望，林渊锦镜，缀目所眺。”描绘的就是云冈石窟，它依山开凿，东西绵延一公里，与敦煌莫高窟、洛阳龙门石窟和天水麦积山石窟并称为“中国四大石窟艺术宝库”。

不再是荧屏屏幕上的浮光掠影，更不是梦中的虚幻依稀，到达之前，我做的纸面功课，此刻一一化为实景，地上山石、树木、天上阳光、云彩，与我亲近，一切都那么真实。开凿于一千五百多年前北魏的云冈石窟，石雕造像或庄严肃穆，或慈祥娴雅，超凡脱俗。漫步其间，既是阅读一卷历史宏著，又是欣赏万千艺术瑰宝。

“昙曜五窟”规模宏大，雕饰奇伟，艺术形象丰富精美，令人叹为观止。结跏趺坐的露天大佛、身着袒右袈裟佛像，都是云冈早期雕像的代表作，我瞻仰观赏，想象着昙曜当年的披荆斩棘、开山劈岩，崇敬之情油然而生。

第18窟北壁主尊佛像所穿着的袒右式千佛袈裟，引起了我的惊叹。袈裟轻薄贴体，衣纹流畅劲健，尤其是衣面雕刻的小佛像，一尊尊排列，或婉转蜿蜒，或横竖有序，堪称鬼斧神工。

千佛袈裟激发了我对云冈石窟造像服饰的尤其关注，供养天人的、飞天的、弟子的、金刚力士的、比丘的，以及其他天神俗人的，精彩纷呈，如百花齐放，令人目不暇接。这些服饰体现了云冈石窟文化艺术体系多元性的丰富多彩，说云冈石窟是艺术宝库，仅在服饰一个方面就当之无愧。徜徉之间，我忽发奇想：当代的中外时装大师什么时候能吸收这样的历史文化精粹，并将它融合在自己的作品中？

天下还真有人和我想法一样，那是一位叫“山上人”的印恒法师。2020年5月，服装设计师小杨请我去她的“荷木”嘉定总部，介绍我与印恒法师相识。印恒法师听我讲翻山越岭寻茶，我听印恒法师讲世界各国寻佛像，苦寻，修行，两人一见如故，相见恨晚。

那天下午，印恒法师为我们讲云

冈北魏佛像。我大致了解云冈石窟造像服饰的分类，比如袈裟可分为衣袒右式、通肩式、褒衣博带式等等。

之后，荷木与云冈结缘。如果说，印恒在某个角度上是个牵线搭桥的人物，那么小杨和她的团队则是与云冈石窟对话的主体。云冈石窟代表着历史的一方，古典的一方；小杨则代表着当代的一方，时尚的一方。都说隔山喊话累，小杨和云冈石窟不仅隔着从上海到山西大同的千山万水，还隔着迢迢一千五百年的久远历史。

2020年冬天，受云冈研究院邀请，小杨带队前往云冈石窟采风。虽然只有3天，但她似乎在历史长河里游历了千年。那惊鸿一瞥让她魂牵梦萦，那份感动久久无法释怀。“何不把这千年石窟艺术，用当代的服装设计语言去表达？让云冈的艺术通过T台行走，被更多世人所知。”她为这个念想心潮澎湃。这1500多年厚重的历史应该如何表达，跃跃欲试的同时，她内心又战战兢兢。

小杨年幼时常随父亲看历史文化

古迹，当时虽然不是很懂，但在她内心深处埋下了种子，长大后成及游历世界后，她追根溯源，回归初心——把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所见所悟所学，通过服装语言表达出来。2010年，她创立荷木品牌，通过设计和全方位的视觉叙事，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深深融入品牌。

小杨被云冈石窟研究院聘为艺术顾问，之后她无数次地来往上海和山西大同武州山麓，一个个洞窟的仔细观察，一尊尊造像的细致研究，与千年之前的艺术瑰宝倾心交流，从中获取艺术灵感。她深入云冈，与云冈研究院的专家反复切磋、探讨，用时数月，设计出蕴含云冈元素的服饰500余种，对云冈的千年文化进行了全新诠释。

2021年4月上海时装周，荷木演绎的“梦回云冈”华丽大秀闪亮登场，我和座无虚席的现场观众目睹了行走的云冈，过瘾地体验了一场史诗般的时空穿越。

追光灯下，飘逸的服饰柔化了千年风蚀的石窟崖壁。藻井图案、忍冬莲

珠等纹样，因为出现在大秀舞台上，显得更加飘逸灵动。我还看到背光火焰纹、瑞兽飞禽纹，以及飞天等形象。第18窟大佛造像袈裟上的千佛图案更让我兴奋，模特的每一个走步都是历史与时尚、传承与创新之间的撞击与交融。我仿佛又面对着千佛袈裟的岩壁，感受一种磅礴的力量。

“梦回云冈”的时装大秀圆满结束，我择日去了荷木总部。云冈石窟崖壁、藻井、忍冬莲珠等纹样和第18窟崖壁的千佛造像，因这些服饰，离我那么近，它们像一幅幅画面展开呈现，我仿佛置身于千年前的泱泱北魏，感受着苍凉与繁华，激昂与悲壮。

那天恰逢印恒法师也在，我细细抚摸细软的绸缎面料，那种柔美感觉与在云冈面对的坚硬截然不同，这一刻我明白有一种强硬是可以被软化的，历史的精华因为服饰这个载体是可以与我们肌肤相亲的。印恒法师满面笑容为我试衣，面对镜子里的自己，细看服装纹饰，恍惚间我又回到云冈，与那里的天地山石融合了。

纪念黄淳耀

卢润祥

公元1645年7月的一天，嘉定城被清兵攻陷，身处前线的抗清志士黄淳耀悲愤不已，决心“城在人在，城亡与亡”！遂步入南城竹胜庵悬梁殉节。僧人无等劝说：“公未服官，可无死。”黄淳耀答：“城亡与亡，岂以出处处心。”乃题字若干以明志后赴死，牺牲时年仅40岁，只有20岁的弟弟黄渊耀同时殉难。此事距今虽已近四百年，但其崇高的气节至今受人敬仰。

黄淳耀不仅志向高远，襟怀高洁，还是个对自己要求严苛、追求完美的人。读其《甲申日记》，他把偶尔一次的早晨晚起自责为“一过”。不仅如此，他的“自检”还分早起、粥后、午后、灯下、夜梦等，可见其刻刻不松懈。他还著有《自监录》，有“我辈宜逐‘刻’查己过”之语，认为“一刻不查，不啻去而万里”。他还自检“吾性易怒、易忧，最宜

戒”，也反对自以为是的自负，说“自诩其长最可耻”。凡此，都可以反映出其对自身的严格要求。

黄淳耀还是晚明杰出的文学家，是“嘉定文派”代表性人物。回忆中学时代课本上读到的其文《李龙眠画罗汉记》，文中描述的罗汉无不栩栩如生，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。

最近读到由陶继明整理的《黄淳耀全集》（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8月版），此书对深入研究黄淳耀生平状况、文学成就等极具价值。陶继明从小对黄淳耀充满敬仰，及长，即有志于整理其遗著。他在嘉定区地方志办公室的关心支持下，不辞辛劳，搜集了大量黄淳耀作品，又历经多年整理点校，使其顺利出版并成为黄淳耀集最新最完整的本子。我想，这也是对黄淳耀最好的纪念与缅怀。

啊，凌霄花

钟穗

某个秋日黄昏，外出散步的我正领略着老街老巷之美，偶尔一瞥，竟见一居民家的院墙上爬着一墙青藤，走近细瞧，但见深绿色的藤蔓中，一朵朵倒垂金钟的花儿，开得正盛。

那花乍看上去与牵牛花挺像，然仔细辨来，其喇叭口呈五瓣形，有别于牵牛花的圆形，且内面鲜橘，外呈橙黄，也更为艳丽。它们一簇簇地开放，每簇三五朵、七八朵，甚至于十来朵不等，花瓣挤挤挨挨，从枝条顶端垂下，红艳艳、金灿灿地点缀在藤蔓间。

眼前的这墙花海，只一眼，便让我彻底沦陷，当即拍下了那片花事茂盛。而正当我准备发给亲友们共赏时，却一时被难住了，因我并不知其名。幸好，身旁有位同在赏花的老者告知：“此乃凌霄花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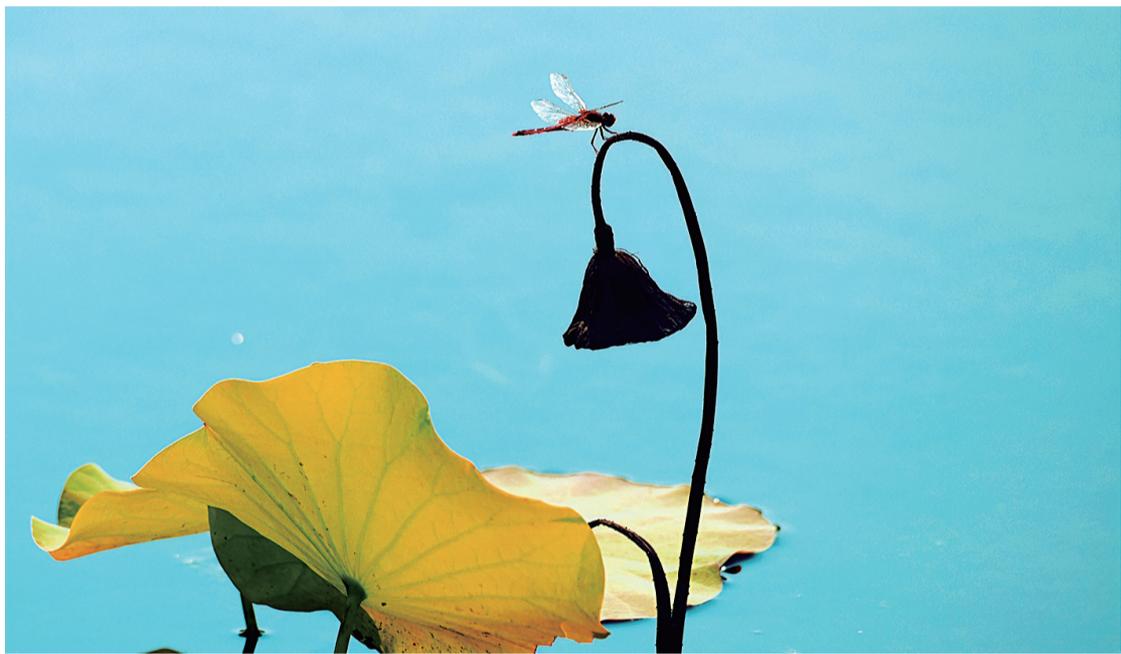
相信不少读过《致橡树》的朋友，对凌霄花都有着刻板印象：不独立，没骨性，善于攀附，从而在内心中将此花当作“反面典型”。而我却一直莫名被它的美丽名字所吸引，以致好长一段时间，都在想象这花究竟何等模样。直到许多年后的这天，亲眼看到了一串串橘色的“小喇叭”，于微风中随着翠绿藤蔓暗香盈动的场景，真正爱上了它。

在之后的日子里，一得闲，我便散步到那儿，在凌霄花旁驻足一阵，看

看青藤的虬曲身影，赏花儿娇艳绚烂。看着它们，我时常在想，因凌霄花喜攀附的天性，人们对其似乎并无好印象，尤其是一些格外注重清高与气节的文人，更是认为凌霄花是仗势而上的趋炎附势之花。对于此类观点，我却不敢苟同。凌霄的美丽，可不仅仅在于它那珠光宝气的花儿，而是每一朵花都专注地攀缘向上，朝着蓝天白云向上，展现出蓬勃的生命力。凌霄一词，本就指“直上云霄”。明代王世贞说得明白：“枝蔓牵转叶纷纷，数朵鸢红学出群。盘石托根君莫笑，只言身自致青云。”

当然，对于凌霄花，无论古往今来的人们怎么说，它并不会因这些喜爱或厌恶而有任何改变，只宽容淡定、与世无争地于某个角落蓄力扎根，在适合的时节，以柔软之躯攀爬到高处，用自己的绵薄之力，撑起一季的明媚璀璨，续上四季轮回的花事大片。

这份宠辱不惊的凌云之志、君子之风、风骨之姿，犹如星星之火，也点亮着喜爱它之人的激情，在由衷地想和它一起向上、一起美丽之余，每每念到这弱小而坚强的生命，心底里某个角落仿佛也有了摇曳生姿的喜悦……无怪乎，李笠翁这般评价道：“藤花之可敬者，莫若凌霄！”



探秋 孔祥秋/摄

秋闻芋芳香

雷国辉

秋季是芋头的丰收之时。有一句歇后语：“皇帝的脑壳——芋（御）头。”这无疑为平民百姓对封建君主的戏谑，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，芋头在中国栽培历史悠久。上海人称芋头为“芋艿”，而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中称芋头为“蹲鸱”，因为大芋头的形状很像蹲坐的鸱鸟。不过如今，这个古老别称已经鲜为人知。

“沙地里的西瓜，粘地的芋头。”芋头种植于潮湿的泥土里，植株碧绿，高约半人，肉质叶柄托着宽阔的盾状叶片，亭亭玉立，外观与水观音颇为相似。其根茎即为芋头，一般呈椭圆形、卵圆形或圆锥形。有的芋头上还附着着圆形的芋子，幼时我们常戏称其为“芋头崽子”。老家南昌出产的芋头为鸡蛋大小，我长大后到福州，见到当地的芋头大如皮球，顿觉大开眼界。

芋头中淀粉含量很高，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，既可作蔬菜，亦可作主食，具有健脾消食、保护牙齿、改善便秘、散结解毒、提高机体免疫力等功效。

作为餐桌上的佳肴，芋头的吃法有多种。北宋文豪苏轼在《煨芋》中写道：“芋当去皮，湿纸包煨之，火过熟乃

热，噉之则松而腻，乃能益气充饥。”某冬夜苏轼饥甚，其好友“远游根芋两枚，见啖甚美”。芋头连皮煨熟，去皮而食，这种吃法至今犹存。少时，我就吃过用灶火灰煨熟的芋头，香味扑鼻，确实“甚美”。

我从小到大大在家中吃芋头的方式是煮熟后趁热剥皮，再蘸上白糖，吃得津津有味。结婚后，我告之于妻，她却哑然失笑。摇头拒之，原来她家从未有过此种吃法，也嫌其过于甜腻。为了与“人生合伙人”保持高度一致，婚后二十多年来我很少吃过蘸糖芋头。

不过，善于烹饪的妻子也将我带入了吃芋的新境界，辣椒炒芋头片、芋头焖肉、芋头烧排骨、芋头糊羹……花样层出不穷，令我大饱口福。她还向大厨学会了做芋头煲：将皮球大的芋头切成适中的厚片，一片芋头一片五花肉相间，码放整齐，置于瓦钵之中，加入生抽、老抽等调料与适量水，小火慢炖。待揭盖之际，香气四溢，芋软肉烂，美味可口，与酒店餐馆的芋头佳肴相比并不逊色。

有时我也会一显身手——做香芋饼。将芋头去皮煮熟后捣烂成泥，与糯米粉糍合成团，再拍成一个圆饼，油

炸而成，香甜软糯，颇为解馋。

千百年来，美味芋头不仅受到饮食男女的青睐，也得到了文人墨客的吟咏赞赏。明代屠本峻赋诗《蹲鸱》：“歉岁粒米无一收，下有蹲鸱馁不忧。……朝啖一颗鼓腹游，饱餐远胜烂羊头，何不封汝关内侯。”给予了芋头高度评价。

古人不仅赞叹芋头，也在吃芋之中悟出深刻道理。我在初中时学过一篇古文——明末清初文学家周容的《芋老人传》，讲述了一位书生于郡城就试返途中，在一老人家中避雨，主妇煮芋饘之。十多年后，书生官拜相国，“不忘老人芋”，遂请老人夫妇入京再煮芋，吃完整碗，却感慨不如当年芋头香甜。老人解释缘由“犹是芋也，而向之香且甘者，非调和之有异，时、位之移人也”，并列具体事例加以说明，最后感叹“然则世之以今日而忘其昔日，岂独一箸间哉”。一席话令相国醍醐灌顶。

这则故事让我铭记许久，以致每当我品尝芋头之美味时，总会想起“时、位之移人也”的警示。我常常提醒自己，在成长的岁月中，无论盛衰荣辱，都应不忘初心，保持本色。